

怡情书吧

纳兰性德

马大勇 编著

中华书局

怡情书吧

马大勇
编著

纳兰性德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兰性德 / 马大勇编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3
(怡情书吧)

ISBN 978 - 7 - 101 - 07212 - 9

I. 纳… II. 马… III. 词(文学)—作品集—中国—清
前期 IV. I222.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012649 号

书 名 纳兰性德

编 著 者 马大勇

丛 书 名 怡情书吧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frac{3}{4}$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212 - 9

定 价 26.00 元

前 言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纳兰性德是清代词坛的一个“异数”。所谓异数，不光指他以濡染汉文化未久的满洲贵介公子之身昂然屹立于清词坛坵，成为词之中兴期屈指可数的几座高峰之一，更由于在如今学界和大众皆普遍漠视清词的大背景下，纳兰独能赢得广泛的青睐，获致超常的“礼遇”。据台湾黄文吉教授的统计，1912—1992八十年间计有清词研究成果1269项，其中纳兰独得171项，仅次于另外一个更大的“异数”王国维而屈居次席（详情请拙作《十年来的清词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05年第1期）。其后的十几年来，关于纳兰的研究更是风起云涌，恐怕早超过了前八十年的总和。降而论之，在梁羽生名著《七剑下天山》中，纳兰曾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配角出现，金庸《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与乾隆皇帝首次对话引用的也都是纳兰词作。而据媒体报道，北京近年出现了规模很不小的“纳兰追星族”，甚至到了定期沙龙集会的程度。造成这种种令人惊讶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点恐怕必须考虑，那就是在纳兰的文学创作成就之外，这个惊才绝艳的词人身上那种“不是人间富贵花”的神秘而凄美的情怀像磁石一般散发出的强劲而持久的吸引力。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一般习惯上作前一年），原名成德，以太子胤初小字保成，避讳改今名。后保成正式命名胤初，性德乃

复用“成德”之名（徐乾学《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然一般皆以“性德”称之。字容若，取别号楞伽山人者或在康熙十七年或稍后，系与爱妻卢氏卒及任侍卫之无奈情绪有关。先世为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族，明代末叶为建州女真所吞并。性德曾祖姑被努尔哈赤纳为妃子，生清太宗皇太极。纳兰家族属正黄旗，嘉庆初王昶编《国朝词综》，记作正白旗，乃系疏忽所致。震钧《清朝书人辑略》、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依《国朝词综》之说，并承王氏之误。其父明珠，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傅，为康熙朝前期著名权相之一。性德十七岁（1670）以诸生贡入太学，次年举顺天乡试，再次年会试中式，以寒疾未应殿试。康熙十五年（1676）正式成进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清初制度，侍卫不仅是侍从武官，出入扈从，且主传宣，与闻机密，是非常重要的职务。纳兰深得康熙帝眷爱，如果不是早逝的话，其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

但就是这样富贵至极的家世，纳兰身上却非但毫无新贵的骄矜倨傲，反而情思抑郁，“惴惴有临履之忧”（严绳孙《成容若遗集序》），屡屡声称“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金缕曲》），甚而每当登临出塞，特多萧条凭吊之语，如“马首望青山，零落繁华如此”（《好事近》）之类。如此特殊的心迹，使他能够在清初满汉之大防非常严峻的时段获得很多世所称“落落难合”的“一时俊异”，如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严绳孙、姜宸英等的友情。就中他与顾贞观尤其交称莫逆，并应贞观之请营救“科场案”名人吴兆骞，并生馆而死恤之，被普天下传为佳话。这些矛盾悖反的现象集于一身，使这位天才贵公子愈发显得迷离莫测，自然也引起了种种匪夷所思之猜度。有人说他因先世为爱新觉罗氏所灭，故怀隐恨于清王朝，有孤臣孽子之心绪。有人则以为他奉有康熙帝“密旨”之类笼络监视汉族文人。凡此皆无根无凭，作为思路不妨事，引为实据则容易闹笑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夏五月，刚过而立之年的纳兰性德永远阖上了他英迈多情的双眼，令时人也令后人满掬同情惋惜之泪。其早逝的直接原因自然是纠缠缠绵了十余年的寒疾（参见李雷《纳兰性德与寒疾》，《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可他因为官场倾

轧、爱妻早丧所造成的双重凄苦心理也不应漠视。纳兰身后，其乡试座师徐乾学为刻《通志堂集》二十卷，内有赋一卷，诗、文、词、录水亭杂识各四卷，杂文一卷，附录二卷，可以规见其经史文辞多方面的造诣。其中词集先后以《侧帽》、《饮水》名之，今存三百四十余首，得名最盛，当时即有“远轶秦柳”、“传写遍于村校邮壁”之说（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文》）。纳兰于词不喜南宋诸家，好研习五代北宋之作，而最爱李后主，其《录水亭杂识》云：“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其自身情性气质、词风的幽艳真挚、令人不忍卒读的凄婉确也近乎李煜，而其实他并不自缚于南唐一家，某些篇章中特具的那种豪放苍茫绝非后主所能包举。此殆由时代升降之故，可也不必讳言天挺其才的罢。

就题材论，纳兰成就最高的无疑为爱情词，个中悼亡之作又为翘楚，足称“北宋以后，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其余如塞外旅愁、友朋酬赠之作亦极有特色，在词发展史上作出了卓特的贡献，因而无愧于满洲第一大词人之地位论定，也无愧为整个清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但这也就是对他最高的评价了，有人出于偏好，对某些旧说不加审辨，竟直接溢之以“清代词坛第一人”，甚至“清初学人第一”，那就未免有点过分了。这样不切实际的夸张只能造成歪曲和混淆，并无助于认知纳兰的真实面目。

前人论清词，称最著名的三家云：“竹垞（朱彝尊）以学胜，迦陵（陈维崧）以才胜，容若以情胜。”（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论纳兰而拈出一“情”字，堪称目光如炬，由此且可引申出不少问题。

首先，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有一个很著名、为人所熟知的的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其言说的核心其实也是一个“情”字，只不过深化成了“自然”之“情”。观堂先生的评价是很精辟，也高妙的，所以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对于“未染汉人风气”则还需要做一点深入的辨析。前面我们说过，纳兰论词最推尊后主，不少学者还指出，他在实践中学习冯延巳、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甚至学东坡、稼轩的地方都不少。再从其词的题材与

情感特征来看，对爱情的忠贞、对官场污浊的厌恶、对兴亡繁华的悲慨，也无不打上了汉文化悠久深长的烙印，而不是新兴的满洲一族所能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恰恰不是“未染汉人风气”，而是经历过很深厚的汉文化的濡染与浸润，纳兰才能成其为今日之纳兰的。所以，观堂先生的“汉人风气”之真意应该是指明末以来文坛上飘荡的那种浅薄堆砌、骨格卑下的风气才对。有论者据此在推尊纳兰的同时，否定清代诗歌创作的总体成就，以支撑“唐后无诗，宋后无词”的“主流”论断，甚至定讞汉族传统文化之末路，无疑是偏隘失当的。

其次，正因纳兰主“情”，大抵探喉而出，无多雕琢，所以词坛久有“小令当行，长调多不协律”之说。还是谢章铤氏敏锐地指出：“长短调并工者，难矣哉！国朝其惟竹垞、迦陵、容若乎？”这是很公允的说法。纳兰小令久孚盛誉，但长调或凄恻顽艳，思深骨俊，或风鸣万窍，怒涛狂卷，其造诣、魅力绝不在小令之下，因而本书所选也不少。以故，那种因偶尔的音律不协即否定其长调成就的说法乃系偏颇拘墟之见，而冲破此类似是而非的“定论”正是我们准确全面评价纳兰词的重要基础。

再次，纳兰之主情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很有目的地要高扬性灵之旗帜，欲在词坛上有所作为的。顾贞观《答秋田书》云：“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这是一段关于清初词坛史实的忠实描述。纳兰与顾贞观曾在康熙十六年（1677）刊刻了他们合作编选的《今词初集》二卷，选录清立国以来三十年间一百八十四位词人的作品，作为别树一帜的理论准备。毛际可概括本编宗旨为“舒写性灵”，可见，他们二人本来很有可能建起一个与阳羨、浙西争胜，从而三鼎足于词坛的“性灵派”的。可惜随着纳兰的英年早逝，顾氏伤心之余，离京南下，披读于积书岩，这个已经呼之欲出的词派也胎死腹中了。这真是令人掩卷长叹的难以弥补的遗憾！（该段史实请详参先师严迪昌先生《一日心期千劫在——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江苏大学学报》2001年第12期，又见迪昌师《纳兰词选》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

回想起来，纳兰与我颇称有缘。十几年前读大学时，对清词刚产生些朦胧的兴趣，第一部认真抄写涵咏的就是《清名家词》本《纳兰词》。至今那个简陋的小本子和同样简陋的字迹犹自藏诸篋中，算是惨绿少年的一点记忆。十年前负笈吴门，在迪昌师门下做的第一部词选还是《纳兰词》，尽管这部所谓的“词选”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早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五年前，我为《中华活页文选》做过一小辑《纳兰词赏析》，篇幅所限，未惬意处甚多。今年上半年，我又花了不少时间整理迪昌师遗下的《纳兰词选》，并参与撰写了一部分文字。本以为这段缘分可以暂告段落，没料想临近岁暮，又受宋凤娣女士的委托，赶写一部小型的《纳兰词选》。人世间的因缘多有不可逆料者，纳兰不过是其中一帧小小的剪影罢了！

本书以通行的《通志堂集》为底本，参以其他刻本，在全部三百四十余首词中选出一百一十八首加以注析，排列一以《通志堂集》为序。其选自《通志堂集》外者，则依赵秀亭、冯统一先生《饮水词笺校》。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饮水词笺校》与张草纫、张秉戌先生的两本《纳兰词笺注》，大受启益的同时，也对几位先生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其有慧直不恭处，敬乞前辈先生鉴谅。由于时间紧迫，我又想在平正通达的前提下尽力涵纳自己的一得之愚，恐怕会出现某些疏失，凡此亦敬希读者诸君鉴察郢正。

最后要说明的是，尽管本书由我最后写定，但其中也包含着迪昌师的很多心血。不仅在注释、赏析的很多环节中，依然保存着我与迪昌师合作《纳兰词选》的某些痕迹。即便是很多不同的选目、完全重写的赏析文字，其间也大多有着迪昌师的发蒙启愚之功。像以前出版过的几本小书一样，我还是把这一本微薄的词选献给迪昌师，作为师生情缘的又一份纪念。时光渐行渐远，但总有一些情感会愈久愈醇，不至随人天永诀而磨灭。我固执地相信这一点。

马大勇

己丑冬月写定于佳谷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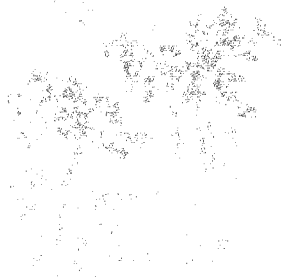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江城子(湿云全压数峰低) | 1 |
| 如梦令(正是辘轳金井) | 3 |
| 采桑子(彤霞久绝飞琼字) | 4 |
| 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 | 5 |
| 采桑子(那能寂寞芳菲节) | 6 |
| 采桑子(冷香萦遍红桥梦) | 8 |
| 采桑子(非关癖爱轻模样) | 9 |
| 采桑子(明月多情应笑我) | 10 |
| 采桑子(谢家庭院残更立) | 11 |
| 台城路(白狼河北秋偏早) | 13 |
| 点绛唇(一种蛾眉) | 15 |
| 点绛唇(一帽征尘) | 16 |
| 点绛唇(五夜光寒) | 18 |
| 浣溪沙(消息谁传到拒霜) | 20 |
| 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 | 22 |
| 浣溪沙(谁道飘零不可怜) | 24 |

| | |
|--------------------|----|
| 浣溪沙(记馆长条欲别难) | 26 |
| 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 | 28 |
| 浣溪沙(十八年来堕世间) | 30 |
| 浣溪沙(容易浓香近画屏) | 32 |
| 浣溪沙(桦屋鱼衣柳作城) | 34 |
| 浣溪沙(无恙年年汴水流) | 36 |
| 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 | 38 |
| 蝶恋花(眼底风光留不住) | 40 |
| 蝶恋花(城上清笳城下杵) | 41 |
| 蝶恋花(又到绿杨曾折处) | 43 |
| 蝶恋花(萧瑟兰成看老去) | 45 |
| 蝶恋花(露下庭柯蝉响歇) | 47 |
| 蝶恋花(今古河山无定据) | 48 |
| 蝶恋花(尽日惊风吹木叶) | 50 |
| 河传(春浅) | 52 |
| 金缕曲(德也狂生耳) | 54 |
| 金缕曲(谁复留君住) | 59 |
| 金缕曲(洒尽无端泪) | 62 |
| 金缕曲(木落吴江矣) | 67 |
| 金缕曲(酒涴青衫卷) | 70 |
| 金缕曲(生怕芳樽满) | 74 |
| 金缕曲(何事添凄咽) | 76 |

| | |
|---------------------|-----|
| 金缕曲(此恨何时已) | 80 |
| 金缕曲(疏影临书卷) | 83 |
| 红窗月(燕归花谢) | 85 |
| 赤枣子(惊晓漏) | 87 |
| 眼儿媚(重见星娥碧海槎) | 88 |
| 木兰花令(人生若只如初见) | 90 |
| 长相思(山一程) | 93 |
| 寻芳草(客夜怎生过) | 94 |
| 好事近(何路向家园) | 96 |
| 好事近(马首望青山) | 97 |
| 太常引(西风乍起峭寒生) | 99 |
| 太常引(晚来风起撼花铃) | 101 |
| 山花子(风絮飘残已化萍) | 102 |
| 山花子(欲语心情梦已阑) | 104 |
| 菩萨蛮(朔风吹散三更雪) | 105 |
| 菩萨蛮(问君何事轻离别) | 107 |
| 菩萨蛮(乌丝曲倩红儿谱) | 108 |
| 菩萨蛮(荒鸡再咽天难晓) | 111 |
| 菩萨蛮(白日惊飙冬已半) | 112 |
| 菩萨蛮(催花未歇花奴鼓) | 113 |
| 菩萨蛮(为春憔悴留春住) | 115 |
| 菩萨蛮(黄云紫塞三千里) | 116 |

| | |
|--------------------|-----|
| 昭君怨(深禁好春谁惜) | 117 |
| 琵琶仙(碧海年年) | 118 |
| 清平乐(麝烟深漾) | 120 |
| 清平乐(青陵蝶梦) | 121 |
| 清平乐(风鬟雨鬓) | 123 |
| 满宫花(盼天涯) | 124 |
| 秋水(谁道破愁须仗酒) | 126 |
| 虞美人(凭君料理花间课) | 129 |
| 虞美人(风灭炉烟残地冷) | 131 |
| 虞美人(曲阑深处重相见) | 132 |
| 虞美人(彩云易向秋空散) | 133 |
| 虞美人(银床淅沥青梧老) | 135 |
| 临江仙(长记碧纱窗外语) | 136 |
| 临江仙(六曲阑干三夜雨) | 137 |
| 临江仙(绿叶成阴春尽也) | 139 |
| 临江仙(雨打风吹都似此) | 142 |
| 临江仙(飞絮飞花何处是) | 143 |
| 临江仙(别后闲情何所寄) | 146 |
| 鹧鸪天(独背斜阳上小楼) | 147 |
| 鹧鸪天(别绪如丝睡不成) | 149 |
| 鹧鸪天(谁道阴山行路难) | 150 |
| 鹧鸪天(小构园林寂不哗) | 151 |



| | |
|--------------------|-----|
| 鹧鸪天(尘满疏帘素带飘) | 153 |
| 南乡子(鸳瓦已新霜) | 154 |
| 南乡子(泪咽却无声) | 156 |
| 御带花(晚秋却胜春天好) | 159 |
| 望江南(挑灯坐) | 160 |
| 百字令(片红飞减) | 162 |
| 沁园春(试望阴山) | 164 |
| 沁园春(瞬息浮生) | 168 |
| 东风齐著力(电急流光) | 171 |
| 摸鱼儿(问人生) | 173 |
| 相见欢(微云一抹遥峰) | 176 |
| 忆秦娥(山重叠) | 177 |
| 减字木兰花(相逢不语) | 178 |
| 减字木兰花(断魂无据) | 180 |
| 减字木兰花(晚妆欲罢) | 180 |
| 少年游(算来好景只如斯) | 182 |
| 大酺(只一炉烟) | 183 |
| 忆王孙(西风一夜剪芭蕉) | 186 |
| 忆王孙(刺桐花底是儿家) | 187 |
| 青玉案(东风卷地飘榆荚) | 188 |
| 满江红(问我何心) | 189 |
| 水调歌头(落日与湖水) | 192 |

| | |
|--------------------|-----|
| 浪淘沙(脣闕半模糊) | 195 |
| 青衫湿遍(青衫湿遍) | 196 |
| 酒泉子(谢却荼蘼) | 199 |
| 剪梧桐(新睡觉) | 200 |
| 浣溪沙(藕荡桥边理钓筒) | 201 |
| 瑞鹤仙(马齿加长矣) | 203 |
| 水龙吟(人生南北真如梦) | 206 |
| 水龙吟(须知名士倾城) | 208 |
| 金缕曲(未得长无谓) | 211 |
| 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 | 215 |
| 浣溪沙(肯把离情容易看) | 216 |
| 采桑子(崑周声里严关峙) | 217 |
| 清平乐(参横月落) | 218 |
| 罗敷媚(如君清庙明堂器) | 219 |

江城子 咏史

湿云全压数峰低^①，影凄迷，望中疑^②。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③。
若问生涯原是梦^④，除梦里，没人知。

【注释】

- ①湿云：李颀《宋少府东溪泛舟》：“晚叶低众色，湿云带繁暑。”
- ②望中疑：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 ③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写巫山神女事。宋玉《高唐赋》：“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崑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

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又，白居易《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非雾非烟，指多变之云气。唐彦谦《贺李昌时禁苑新命》：“万户千门迷步武，非烟非雾隔仪形。”

- ④若问生涯原是梦：化用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二：“神女生涯原是梦。”

纳兰词大多疏朗明白，不予人枯涩深晦感。此篇却惆怅迷离，颇饶烟水氤氲之致。其“咏史”之题究竟寄托何等样的思绪，颇不易索解。因而后人有所断为“不可解”者，亦有径直删去此标题者。此在纳兰词中，属极为罕见之景况。



清王时敏《仙山楼阁图》

按其实，咏史乃系古代诗词常见题材之一，作者以史事或历史人物为吟咏对象，抒述一己认知与评断，并寄寓内心悠远之情思。据此则其中脉络似又不难寻绎：作者吟咏巫山神女事，严格说来不当称“咏史”，然也可见作者之意并不在具体人事，而是整体性的抒发一种读史之感受。严绳孙在《哀词》中说容若“究物情之变态，辄卓然有所见于其中”。此词中“非雾非烟”、“除梦里，没人知”云云，何尝不是世相演变、物情变态之一种隐喻呢？史事也好，现实也好，站在某一高度看来，其实何尝不如梦似幻、难探底蕴呢？当年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曾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所抒发的正也是望史而生之疑。诗笔无妨重拙，词笔则需空灵。容若投射向历史深处那一抹睿智的目光其实和乐天老人正可相视一笑呢。

如梦令

正是辘轳金井^①，满砌落花红冷^②。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③。
谁省，谁省^④，从此簟纹灯影^⑤。

【注释】

①辘轳金井：李煜《采桑子》：“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昼雨新愁，百尺虾须^①在玉钩。”辘轳，井上汲水之具。金井，井之美称。

②砌：台阶。

③心事眼波难定：谓眼波缭乱，心事难知。

王彦泓《戏和子荆春闺六韵》：“懒得闲

行懒得眠，眼波心事暗相牵。”

④省(xǐng)：明了。

⑤簟(diàn)纹：席纹。梁简文帝《咏内人昼眠》：“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容若自作《浣溪沙·咏五更用湘真韵》：

“簟纹灯影一生愁。”

纳兰“骚情古调，侠肠俊骨，隐隐奕奕流露于毫楮间”（杨芳灿《纳兰词序》），笔墨多端，皆臻妙诣。然而最动人心者，莫过于言情之篇什。这一篇《如梦令》当记少年情事，“簟纹灯影”之对象为谁，在可靠文献面世之前，可不烦考证，关键在于那一种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初恋情怀在纳兰的字里行间绽放出的异彩。首句“正是”二字，乃预谋之辞也，系特地寻找机会在“满砌落花红冷”的金井旁与她相见。既属预谋，下忽接“蓦地”二字，则又意外之辞也，难以相信那心上人真的在此出现，更何况她眼波摇曳，心事难知，怎不教人从此后魂萦梦牵？初恋少年那种千折百回的心态最是微妙，旁人以无数辞藻描摹不得者，容若乃以极轻巧而极锤炼之二十几字尽之。写情人微至此境界者，此前似惟屈